

结构洞视域下居民社区参与样态与路径研究

李文静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 300384

摘要: 居民参与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本研究聚焦“十五五”时期如何激活居民参与的内生动力, 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以B市Z社区为个案, 依据居民参与意愿与依附程度, 将其参与样态划分为权益型、志愿型、利益型、组织型四种类型。研究发现, 社区存在总体参与率不高、自治意识不强、参与广度深度不足、治理渠道不畅等“弱参与”困境。基于结构洞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 指出困境根源在于社区结构洞作用的弱化。为此, 需从个体与集体两个层面填补结构洞, 发挥多元主体作用, 引导居民有序参与, 以实现从“弱参与”向“强参与”的转化, 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 社区参与; 社区治理; 居民自治; 结构洞

0 引言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石, 其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党的二十大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均强调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在此背景下, 居民作为社区自治的主体, 其参与意识、能力与成效, 成为制约社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然而, 现实中普遍存在居民参与意愿低、参与行为碎片化、参与深度不足等“弱参与”现象, 社区共同体精神未能有效建立。这引出一系列核心问题: 居民社区参与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何? 其深层成因是什么? 如何有效促进居民从“弱参与”转向“强参与”? 本研究引入结构洞理论, 以B市Z社区为个案, 深入剖析居民参与的困境及其成因, 探索激活居民参与、优化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为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供新的解释视角与实践参考。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1.1 文献回顾

关于居民参与不足的原因, 学界有多种解释。帕特南将其归因于社会信任的下降与社会联系的解体。^[1] 国内学者则多强调政府长期的主导角色抑制了居民能动性, 以及居民自身主体意识的薄弱。在参与动力方面, 研究指出社区认同感、获取资源的需求、内生与外生动力的结合是主要驱动因素。^[2] 在参与路径上, 学者们探讨了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型、政社双向联动、治理结构优化等策略, 推动了社区治理从宏观模式向微观机制的深化研究。^{[3][4]}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模式与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则从微观层面的居民参与行为出发, 基于结构洞理论, 探究社区社会资本的运作逻辑, 以期更深入地阐释居民参与的本质及其转化机制。

1.2 理论基础

1.2.1 社会资本理论

布迪厄指出, 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在社区中, 社会资本体现为居民通过关系网络获取信息、支持与资源的能力。居民参与与社会资本积累相辅相成: 参与促进信任与合作, 增强社区认同, 从而丰富社会资本; 而丰厚的社会资本又能进一步激发居民的参与意愿, 形成良性循环。

1.2.2 结构洞理论

伯特提出的结构洞理论认为, 在社会网络中, 若两个行动者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 则形成了结构洞。占据结构洞位置的行动者, 能够控制信息流动, 获取竞争优势与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 社区网络、专业人才、社区精英、社会组织等都可能扮演结构洞的角色, 连接不同的个体或群体, 促进资源整合与集体行动。当这些结构洞功能弱化时, 社区网络便可能出现断裂, 导致参与困境。

2 Z社区居民参与的现实样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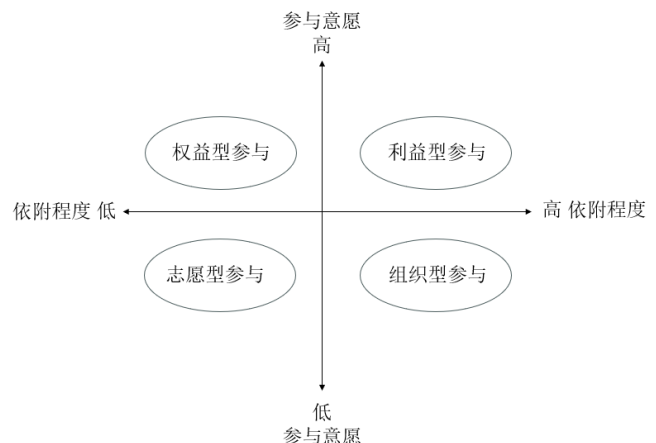


图: 社区居民参与的四种类型

B市乙社区成立于2012年,是一个包含3个住宅小区的混合型社区,常住人口0.9万,流动人口1.2万。社区活动主要由工作人员组织,以讲座类为主,居民主动参与度不高。根据居民的参与意愿与依附程度,可将其参与样态划分为四种类型,如上图所示。

2.1 权益型参与

权益型参与是居民参与意愿高,依附程度弱的一种独立型社区参与,体现在维权行动与公共决策两个维度。最为典型的是社区居民为保护个体利益或发展集体利益,通过组织讨论进行集体行动,以“自我组织—自我赋权—自我决策—自我增能”的行动机理来实现独立的参与过程。

2.2 志愿型参与

志愿型参与是居民参与意愿低,依附程度弱的一种独立型社区参与。居民基于对社区认同或身份认同等原因主动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协助社区居委会完善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有较高的自治意识与服务热情,社区归属感与责任感强烈。

2.3 利益型参与

利益型参与是居民参与意愿高,依附程度高的一种依附型社区参与。乙社区内的学生群体在寒暑假、节假日等空闲时间内会依据自己所需选择参与社区活动,基于完成学校任务而参与,或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等原因丰富业余生活,参与时间不固定,且参与具有随机性、偶然性。同时还有部分居民群体因为社区提供的礼品或对举办的活动类型产生兴趣而参与社区活动,居民的社区融入感低,参与具有即时性、短暂性。

2.4 组织型参与

组织型参与是居民参与意愿低,依附程度强的一种依附型社区参与,体现在义务活动与社区选举两个维度。据在乙社区的实地调研发现,社区内存有部分低保户和失业人员,此类群体为获取生活补贴与社会资源支持,会与社区签订协议形成“契约”关系与社区发生关联,紧密围绕在社区周围,以此来使社区承担庇护功能,其参与更多属于回报性质的参与。同时,社区也会组织居民参加集体行动,动员居民响应国家号召,参加政治决策、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等活动,由社区担任社区治理的主体角色。

3 乙社区居民参与困境及原因

3.1 乙社区居民参与困境

研究通过社区入户和实地访谈的方法对乙社区居民的个人基本情况、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情况、参与意愿、参与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调查,以掌握居民的真实想法及参与感受。访谈内容围绕年龄、职业、学历、参与社区活动

意向等方面,对社区居民进行较为全面的访谈调研,保证研究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针对乙社区居民参与的现实样态,发现以下参与困境。

一是总体参与率不高。活动参与者多为固定面孔,大部分居民游离在外。利益型参与流于形式,志愿型参与动力不足,社区活动难以成为联结居民的纽带。二是自治意识不强。居民对社区事务存在依赖心理,认为发展建设是社区工作人员的责任,主体性认知偏差严重制约治理效能。三是参与广度和深度不够。参与多集中在文化娱乐等浅层次事务,对民主协商、决策监督等深层次政治参与不足。即便有协商议事,也以社区精英为主,普通居民参与有限。四是参与治理渠道不畅通。居民对维权途径了解不足,诉求表达受阻。社区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明显,专业服务不足,未能有效发挥桥梁作用。

3.2 乙社区居民参与困境产生原因

结构洞理论认为,行动者与其关联行动者之间在网络中不存在直接关系,行动者利用“洞”的中间位置来获取利益,为自身带来社会资本。^[5]“洞”即网络成员之间相互的空白地带,行动者由此可以实现对关系的控制,将弱连接的一元关系拓展到强连接的多元关系。本研究认为,乙社区之所以出现居民的“弱参与”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社区结构洞作用的弱化。基于此,本文将从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社区结构洞的弱化类型出发,剖析乙社区中的社区网络、专业人才在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培育不足;精英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在集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积累不够等困境原因,从而做出理论诠释。

3.2.1 个体层面结构洞弱化

社区网络作为结构洞的弱化。在乙社区,空间上的毗邻并未自动转化为情感上的联结。居民异质性强,流动性大,社区仅被视为居住空间,而非情感共同体。社区网络未能发挥“结构洞”的联结功能,缺乏信任基础和紧密关系网络,难以凝聚“我们群体”意识,阻碍了集体行动的产生。

专业人才作为结构洞的弱化。社工本应作为流动性资源,协调成员关系,链接服务需求与资源,扩大弱关系优势。但在乙社区,社工的专业作用被行政任务挤压,工作停留在完成指标层面,未能有效发挥其作为结构洞的纽带作用。专业认同感低,动员效果甚微,与居民建立的信任关系浅层且不稳定。

3.2.2 集体层面结构洞弱化

社区精英作为结构洞的弱化。精英居民本可凭借其资源优势与“卡里斯玛”型权威,成为联结普通居民与社区的中间结点,凝聚社会资本。但在乙社区,精英力量未能有效“搭桥”,反而出现“寡头化”倾向,资源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与大众居民产生隔阂,削弱了其公共影

响力。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结构洞的弱化。社会组织是居民互动和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媒介。然而，乙社区的N社会组织受制于项目制运作和资金不足，服务呈现“蜻蜓点水”式特征，项目结束后便与社区脱节，未能与居民建立持久、稳固的信任网络和互惠规范。居民自发组织则面临管理能力不足、制度化欠缺的问题。

4 乙社区居民参与的优化路径

根据乙社区居民参与的现实困境，现提出以下优化路径。通过填补个体层面、集体层面的结构洞类型，实现居民由“弱参与”向“强参与”的路径转化，健全乙社区居民自治体系，提升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意识，挖掘自治力量，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治意识，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坚固的社会支持网络，推动社区良性发展。

4.1 个体层面结构洞的填补

4.1.1 评估居民参与需求

以居民真实需求为工作出发点，变“社区配餐”为“居民点单”。既要关注老年人、中青年等不同群体的日常需求，也要敏锐捕捉居民在环境改善、公共设施等公共议题上的权益诉求。将处理社区矛盾作为激活参与、建立信任的契机，利用议事厅等平台促进互动，推动“我群体”向“我们群体”转变。

4.1.2 培育居民参与能力

开展知识讲座，帮助居民了解治理渠道和方法，增强其参与效能感。同时，推进社区教育，开设治理、培训类课程，重点培育居民骨干的团队组织、沟通协作等能力。社工应扮演资源链接者角色，引入专家资源，赋能居民，增强其参与社区治理的自信心。

4.1.3 培育专业队伍能力

加强对社区工作者和专业社工的培训，提升其服务能力与项目运行水平。建立以治理成效为导向的奖励机制，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职

业认同感，使其能真正扎根社区，发挥结构洞的纽带作用。

4.2 集体层面结构洞的填补

4.2.1 凝聚社区精英力量

深入挖掘和动员社区中的党员、模范、热心人等“卡里斯玛”型精英，使其成为连接社区与居民的关键枢纽。通过情感激励和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支持他们发挥号召力与组织力，以点带面，拓宽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渠道，化解社区矛盾，促进情感共同体建设。

4.2.2 激活社区组织活力

一是链接组织资源。协助社区社会组织整合社区内外部资源。对内，协调利用好广场、花园等公共空间；对外，积极链接诊所、商户等外部资源，形成“商居合作”模式，解决组织发展的资金与物资瓶颈。

二是确立组织规范。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在保持活力的同时，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推动组织规范化发展。支持其基于居民需求，培育特色服务品牌，完善服务体系，确保持续、稳定地为居民提供社会支持，成为值得信赖的结构洞。

5 结语

本研究以结构洞理论为视角，深入剖析B市乙社区居民参与的四种样态及其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居民“弱参与”的本质在于社区网络中结构洞功能的弱化，导致信息断裂、资源孤岛与信任缺失。唯有从个体与集体两个层面填补结构洞——既激活专业人才与居民骨干的纽带作用，又强化社区精英与社会组织的桥梁功能，方能推动居民从“被动依附”走向“主动嵌入”，实现由“弱参与”向“强参与”的跃迁。这一路径不仅回应了“十五五”时期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政策诉求，也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微观机制层面的理论支持与实践参照。

参考文献：

- [1] Putnam D R, Feldstein M L. Better Together: 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3, 81(10): 28.
- [2] 罗家为, 冯志峰.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向: 社会化与专业化[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7, (06): 114-124+128.
- [3] 陈荣卓, 李梦兰. 政社互动视角下城市社区协商实践创新的差异性和趋势性研究——基于2013—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的案例分析[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7, 21(03): 54-64.
- [4] 郝文强, 黄钰婷. 基层治理的复合联动结构与长效互动机制——基于C市R社区的案例研究[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06): 210-219.
- [5] 罗纳德·S. 伯特. 结构洞: 竞争的社会结构[M]. 任敏, 李璐, 林虹.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16-18.

作者简介: 李文静(2002—), 女, 汉族, 天津市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城市社会学。